



高中语文老师鸥哥

□张洁琼

盛夏最炎热的三伏天，我一口气爬上了滕王阁的第五层。第五层是明层，阁的四面都是开放的。登高望远能看到赣江一览无余的风景。看风景时，《滕王阁序》中的诗文一句句地在我脑中反复跳跃。我拍了几张不同角度的照片，第一时间想分享给鸥哥。当年被他严格要求全文背诵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在这一刻具象化了。

鸥哥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。他教我们那时，年龄应该介于青年和中年之间，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。他个子不高，瘦得让人印象深刻。十多年来，他幸运地躲过了中年发福，外貌体型几乎没有什么变化，还是瘦削的模样。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总爱在背后给同学老师取各种别称。因为单名一个鸥字，不知道是从哪位同学口中开始，他有了“鸥哥”的昵称。于是我们当面叫他董老师，背后偷偷叫他鸥哥。

很有意思的是，我记忆当中对他的印象总是伴着他的四季穿着。春秋两季，鸥哥总爱穿一件绛红的长袖衬衫，袖子常年是挽起来的。上课时，他卷起来的衣袖时常会成为我们观察的对象。每次上课上到尽兴处，他会下意识地加上手势。于是我们眼见着袖子随着主人的动作往下落了几分。当他转头刷刷地给我们写板书时，袖子又闷声不响地缩回到了手肘处。等鸥哥再讲到某个需要掌握的知识点时，他动作幅度会不由得变大，于是调皮的袖子一落到底，滑到了本来的位置——手腕。此时下课铃声总会恰逢其时地响起。

夏天的时候，鸥哥则穿着和物理化学老师们同款的T恤。我们曾偷偷调侃鸥哥这个语文老师心中有个物理化学梦。到了冬天，他身上总罩着一件黄色的羽绒服。这在男老师们清一色的黑色羽绒服里非常显眼。至今我还记得在很多个夜自修结束后的寒冬深夜，他裹着这件多巴胺色系的羽绒服，骑着小鸟牌电动车，风一般从我们身边掠过。

鸥哥的课非常生动有趣，讲课内容深入浅出。上他的课可以说是一种享受。除了偶尔观察一下“老演员”半卷的衣袖外，我们会深深地沉浸在他的课堂中。要是说到有意思的地方，课堂上时不时会有同学们的笑声响起。他自个儿讲到得意有趣之处，则会发出“嘿嘿嘿”的魔性笑声。往往是下课铃声响起，我们才恍然意识到时间的流逝。但讲的人比我们听的人更投入。他总是笑着跟我们说，上厕所的同学快去上厕所，不上的再让他讲五分钟。不过这个“五分钟”往往持续到下一节课老师的到来。这时候，他才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收拾书本离开。如今，教育部门严格规定教师不得拖堂。我不知道这规定会不会让他有些怅然若失呢。

鸥哥的课很有思辨性。有时在课上，他会抛出一个角度清奇的问题和我们进行讲解和探讨。这时候有趣的课堂氛围会变得有些严肃。他的提问总是伴随着冷不丁地点名。“某某，你怎么看？”等到这位同学绞尽脑汁回答完问题，他并不会马上表态。这让我们在座的学生都有些忐忑，似乎从他的神情里套不出标准答案。接着，他会寻找下一位“幸运儿”提问，“某某，你又怎么看？”这逼得所有同学不得不全神贯注地跟着他上课的节奏听讲，生怕一个不留神，就被他叫起来一问三不知。在“元芳，你怎么看”这个梗红起来的很多年以前，我们已经深深地被“某某，你怎么看”这句话所支配。

在他提问结束后，他会进行详细的点评和总结。点评过程中，他从不否定我们的观点，即使我们的想法稚嫩天真甚至有些不合常理、天马行空、剑走偏锋的观点，都会得到他的肯定和赞赏。他也从不把自己的观点灌输给我们，认为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。这让我们知道，很多问题不止一个标准答案。在标准答案之外，也要允许不同答案的存在。在这充满思辨性的课堂上，他的那些对事物多角度深入挖掘的分析方法，对问题有些“较真”的分析态度，对于不同观点的包容精神一直影响着这些学生。

上高中时，我们对于他的课习以为常，以为所有的高中语文课都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这种认知直到我自己成为了一名教师。当我面对不同版本却大同小异的语文教参时，我才意识到那些趣味十足却很有深度的课堂背后，他花了多少的心血和精力。他是把每一堂普通的日常课上成了精彩纷呈的公开课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跟鸥哥的联系并不算频繁。但每一次联系都能感受到鸥哥的拳拳爱生之心。有一段时间，我陷入了职业瓶颈期。鸡零狗碎的班主任日常和成就感微弱的课堂教学让我情绪有些低落。微信聊天的时候，我忍不住跟他吐露了几句就匆匆去上课。等我上课回来，看到他微信给我的留言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”。我顿时有些热泪上涌。这是同行对同行的理解和安慰，更是一位师长对学生无尽的鼓励和期望。

生活中，鸥哥并不擅长社交，喜欢宅在家里养养猫看看书。他对荣誉看得很淡，从不主动去争取什么。他勤勤恳恳地教书，踏踏实实地做人。和我身边很多平凡普通的老师一样，几十年如一日默默地践行着一位人民教师的使命。但在我和我的同学们眼中，他是我们最好的老师，也是我们最尊敬的鸥哥。

我的教师梦

□安然

从我迈进小学的大门，开始接受老师教育的那天起，我就在心里暗暗地梦想着，等我长大了，也要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年岁的增长，我对老师的认识越发深刻。老师作为教育工作者，是多么伟大，多么重要，多么神圣，他们的一言一行可能影响着孩子们的未来。

在初中时代，我怀着那崇高的理想，努力且发奋地学习，一心想在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时就去报考师范学校，毕业后做老师。那时，父母也非常支持我，母亲饲养了一口肉猪，父亲也克服烟瘾的折磨，决心戒烟省钱，供我读书。祖母更是赞同，并且感叹着：“解放前，我们家里穷得叮当响，读不起书，两眼一抹黑，更不用说写自己的名字了，实在是苦不堪言。现在好了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办学校，让老百姓的子孙读书，学文化、学知识，你们真有福气哦！”

可惜在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读完了初中二年级就被迫停了学，参加了生产队劳动。

拜伦说：“百日莫空过，青春不再来。”为圆教师梦，我趁着年轻，下定了决心，仍坚持努力学习，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，晚饭后，我就一头扎进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学习。一个晚上学习数学，一个晚上练习写作。

那个年代，晚上没有电灯，只有煤油灯，每天晚上坚持学习两个钟头，时间一长，两个鼻孔都是黑乎乎的。寒冬腊月学习到深夜，手脚就会冻得冰冷冰冷，两手搓揉一会儿，继续学习。炎热的夏天，我左手拿着扇子，不停地扇着凉风，驱赶蚊子；右手握着笔不停地做着习题。由于白天干了农活，已有些倦怠，学习到深夜时，常常会犯困，这时候，我会洗个冷水脸，清醒清醒，继续学习。好几回不知不觉倒在桌子上睡着了，一觉醒来仍然坚持学习。遇到不懂的问题，就去请教中学的老师，

老老实实做到不耻下问。我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坚持着学完了初三的课本内容。

春去冬来，年复一年，转眼间三年过去了。1965年7月的一天，我如往常跟着生产队社员在棉花地劳动。中午快收工时，普陀六横中心小学的竺老师，急匆匆地边跑边喊叫着我的名字。他来到我的面前，兴冲冲地对我说：“快去中心小学，参加舟山师范学校招生考试。”这时，我又惊又喜，竺老师给了我一支钢笔，我把锄头往地边一扔，光着脚往学校赶，那不是跑，那似乎在飞。我的心情啊，犹如翻江倒海，是热烈的汗水在流淌，更是激动的泪水在滚动……

我顾不得擦汗，也顾不得拭泪，进了考场。已有十多个考生等候，都是六横中学初中毕业的社会青年，有四位与我是同届的初中同学。监考老师读完考试规则后，同时下发了语文试卷和数学试卷。接着紧张的答题就开始了，这时的教室寂静到了极点，紧张的气氛像是要爆炸了似的。我好几年没有经历考试，心情更是异常紧张，汗珠似黄豆粒般不断滚落下来，连握笔的手心也是湿漉漉的。但是，尽管如此紧张，我还是从容答题。两个小时的考试很快就结束了。事后我才知道，这次舟山师范学校招生，历届生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。我是由六横中心小学推荐参加考试，圆了我的梦。

紧张的余波慢慢地散去了，我恢复了以往的“日出而作，日暮而归”。但在劳作之余，我还惦记着这场考试的结果，心中忐忑不安，是录取，还是落榜？等待的时间，总是过去得这么缓慢。每天晚餐完后，我仍然看书学习，做好以后再去参加考试的准备。

1965年8月中旬，一天早晨，朝霞飞满了天空，村口响起了清脆悦耳的自行车铃声，那是邮递员来了，一封挂号信递到了我的手里。我连忙打开一看——“舟山师范学校招生录取通知书”，通知我9月1日去报到学习。

期盼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，我激动得心也要蹦出来了。祖母夜以继日地纳鞋底，给我做一双布底新鞋；母亲扯来了新布，叫裁缝为我做一套新衣裳。一家人高兴地为我忙碌着。

圆梦了，实现了做老师的理想，我沉浸在无比欢乐的情绪中。我真庆幸自己生活在这个圆梦的时代，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

